

外电评述 我唐山丰南抗震救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

【路透社北京九月一日电】今天当大约五千军人和平民从中国遭到地震的河北省到达北京时，军队和警察将北京火车站围了起来，这些军人和平民受到了相当于一位国家元首所受到的欢迎。

街道两旁的中国人用不同的姿势向到达的人挥手，并说这些人是从震中地区来的。

火车站正面悬挂的一条大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向战斗在抗震救灾前线的英雄们致敬！”

数百名穿着颜色鲜艳服装的姑娘跳着舞，挥动着花束，伴随着鼓号声响齐声高喊“欢迎，欢迎”。一行行服装整齐的军人和平民从火车站一直排到守候着的一排排大轿车。

一队队大轿车将到达的人员载送到位于首都中心的人民大会堂。

【法新社北京九月一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今天至少有三千名参加了唐山救灾工作的人员于中午前后到达北京火车站。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约有一百五十辆

大轿车停放在天安门广场，有数十辆中国领导人乘坐的小轿车停在大会堂周围，这些轿车是送参加大会的人来参加这次仪式的。

【法新社北京九月二日电】（记者：比昂尼克）中国总理华国锋今天号召发动群众打击他所说的“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并且要求对其中情节严重更要依法惩办。

华的这次讲话是向七月二十八日地震后参加抢救活动的救灾人员的三千五百名代表发表的。

中国所有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夫人江青在内，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由党的最年轻的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举行这次大会是为向北部工业城市唐山以及天津市和北京的救灾人员表示敬意。大会开了将近四小时。

华先生谈到工人们战胜唐山地震造成的破坏方面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但是他还说：“摆在我们面前的

任务还是很艰巨的。”

华先生说：“要彻底战胜严重的自然灾害，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城镇、新农村，把邓小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把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夺回来，加快社会主义建设，还要作很大的努力。”

他几次提到“阶级敌人”。据外交人士说，这些人可能趁唐山遭灾之机从事偷、盗等犯罪活动。

会议开始时先为在地震中死难的和在救灾时死去的人默哀一分钟。

华先生用非常热情的语气谈到战士、工人、农民组成的抢救队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地震灾民，并且赞扬了中国民兵和公安部队。

华先生说：“广大民兵和公安人员，保卫国家财产，维护社会治安，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华先生说，民兵和公安人员的这些行动帮助“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后来，总理再次提到了“阶级敌人”的问题，暗示有“反革命”分子在地震中趁火打劫。

在谈这一点时，华先生宣读了“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一项号召。

这项号召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专谈治安，要中国人“坚决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对于阶级敌人造谣惑众，扰乱社会治安，要发动群众坚决斗争，对其中情节严重者，要依法惩办”。

另外两点指示谈的是要在政治和经济上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这项指示的措词极为人力。

华先生趁此机会指责邓执行了反革命的政策，以致破坏了国家的经济。

华先生还赞扬了中国的地震工作者和其他参加地震预报工作的人员。同时，他含蓄地强调了这项工作的困难和地震预报工作还需要提高。

【本刊讯】日本《苏联问题调查月报》九月号刊登评论家林雄一郎的文章，题目是《走“孤立化”道路的宫泽外交路线》，摘要如下：

宫泽外相最近的一系列谈话，表明了他对华外交的态度。七月十二日，他告诉美国民主党参议院领袖曼斯菲尔德说：“日本认为美中关系发生急剧的变化是不可取的。”这名话的意思是，日本难以同意美国放弃台湾而同中国实行邦交正常化。

七月九日，宫泽外相在参议院外务委员会会议上说，中国在北方领土问题上谴责苏联是“不可取”的，强调他对苏联的看法和中国不同。这种谈话就是反对把苏联在东亚的扩张视为首要的威胁，反映了宫泽外相“想要尽量和苏联搞好关系”的态度。一贯表示不赞成把“反霸条款”写进日中和平条约的宫泽外交的本质，可以说已经弄清楚，原来就是对苏联实行“一种和陆外交”。之所以对美中关系的进展表示担心，也是因为美中关系进展的基础就在于美国和中国有共同的利害——它们都把阻止苏联扩张放在世界战略的首位，因为倘若美中关系进展了，就要担心宫泽外交会在东亚“日趋孤立”。

这意味着，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上，当前美国的外交和宫泽外交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

基辛格外交一贯认为，世界上的最大威胁就在于苏联以其日趋强大的军事力量为背景进行扩张，扩大势力范围。改善对苏关系也是为了要抑制苏联扩张，并且在军事、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采取种种手段来保持西方体系，使苏联自我限制势力扩张。

对美国来说，尽管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但是从世界战略来看，同中国改善关系的目的仍在于借用中国的力量作为对抗苏联的力量。事实上，现在美国的军事战略是以中苏不会和解为前提的。

据报道，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在北京倡议建立美中日同盟，而弗雷泽总理的这个想法并不是新东西。美国早就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并且，日本在亚洲的对苏战略体系上显然是不可缺少的。

如何推进日中友好同如何考虑和苏联的关系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同如何处理今后和美国的关系也有关系。这是日本外交现正被迫要作出选择的问题。

要说支撑宫泽外交的东西，那就是以下两点：一、期待出现中苏和解的动向；二、预测美国在十一月选举时政权将从共和党手中移交给民主党的卡特，民主党政府大大转变对苏外交路线。

但是，看来哪一点都不会成为现实。首先，不能认为毛泽东主席所制定的路线会由于中国政治领导人更迭而突然崩溃。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不只限于外交方面，而贯穿在整个意识形态中，不能设想中苏的基本和解会单单在外交方面实现，中苏同盟会复活。

而且，卡特决不是一位主张对苏和睦的人。他在外交演说中强调要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至于对苏联，则说要采取包括“经济制裁”在内的各种手段去制止它的扩张。倘若美国不变，中国也不变，宫泽外交将如何是好？不是只会在“自主独立外交”的美名下，从周围的形势中突出出来，走日趋孤立的道路吧？

文日章

《走「孤立化」道路的宫泽外交路线》

说宫泽外交的本质原来就是对苏联实行「和陆外交」

日《世界》杂志文章《苏联谋求接近日本的企图》

说现阶段苏对日外交的焦点集中在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苏为此甚至可以对日作某种让步，以便建立“亲善条约式”的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

【本刊讯】日本《世界》杂志九月号刊登一篇文章，题为《苏联谋求接近日本的企图》，摘要如下：

在中苏对立的同时，传说美苏关系的缓和也出现了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对日工作似乎更加活跃起来。据说，苏联自赫尔辛基欧安会前后，就彻底修改了对日政策。五月份，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赴任，这果真是宣告新的对日外交的开始吗？同时，日苏关系同预料中的剧烈动荡的国内政局能挂起钩来吗？这些都令人注目。

在最近日苏关系的活动中，颇为显著的就是波利扬斯基大使自赴任以来，积极地接近政财界的中枢、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和量的扩大，另一方面，可以说是越出常轨的在日本列岛周围炫耀军事威力。人员来往的质的变化，其中心也是接近亲台湾派和亲韩国派。美国因总统选举而受到动摇。在这种形势下，苏联外交明显地暴露出企图占据有利地位的权力政治的一面，这可以说是苏联最近对日政策的特征。

看一看苏联最近对日本开展的外交工作便可

知道，它对日、美、中“军事接近”的警惕是异乎寻常的。这种警惕直接被七月八日召开的日美安全合作委员会决定设立防卫小组委员会所触发，塔斯社和《真理报》已经分别在七月八日和七月十日严厉批评了这个防卫小组委员会。

但是，苏联对日、美、中接近这一“恶梦”的忧虑是更加根深蒂固的。在六月下旬访华的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提出：“我认为，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美国四国应该结成同盟，以便对抗苏联在太平洋及印度洋扩张军事力量”。七月三日的《真理报》一方面避免谈及弗雷泽这个讲话，但同时又把弗雷泽总理对日本和中国的访问批评为“想要参与北京领导人企图分裂日苏睦邻关系的挑拨性计划”。可以说，这如实地表明，苏联是如何地高度评价日本在亚洲政策中所占的地位，又是多么害怕由日、美、中结成“对苏包围圈”。

因此，在现阶段，对日外交的第一个焦点，集中在阻止美中关系的迅速发展和抑制日、美、中三国接近上。（下转第四版）

美报文章 《福特考虑举行最高级会议以使卡特处于不利地位》

《助手们想要在选举前同苏联达成武器协议以支持总统》

【本刊讯】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九月一日刊登该报驻华盛顿记者小戈弗雷·斯珀林写的一篇文章，题为《福特考虑举行最高级会议以使卡特处于不利地位》，《助手们想要在选举前同苏联达成武器协议以支持总统》，全文如下：

福特总统的一位长期顾问告诉本报记者，福特“很可能”在临选举之前最后一分钟同苏联人达成一项武器协议。

福特的这位助手已建议总统在今后几周内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他说，此外，“我知道谈判是关于哪些方面的，这是可能的”。

附带提一下，这位顾问说，要让这项协议成为美国公众所能接受的，总统“必须使核武器的数量得到削减”。

他坚持说，这是可以做到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会提供将使里根派的强硬路线分子中疑虑最大的人们感到满意的那种保证。

这表明总统正在考

虑在控制武器方面采取新的行动，而出现这个迹象的时候，卡特的竞选伙伴蒙代尔正在警告说，福特“迫于选举的压力”可能谋求达成一项“不会适当保护我们的安全利益”的协议。

这样一个戏剧性发展可能要在十月月中出现，如果出现的话，那就会在福特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会谈的若干天内，使政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总统身上。

虽然民主党人很可能把这样一项协议斥为“虚伪的”，同尼克松和基辛格于一九七二年选举之前所作的关于越南和平近在眼前的“假诺言”一样，但是这样一项协议很可能将是使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转向有利于总统的那种非常显著的事件。

影响召开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的可能性的事实如下：

一度看来福特和勃列日涅夫将在今年夏天在美国举行会谈——直到后来里根的强有力的挑战使得福特放弃使用“缓和”这个字眼，和

（或者在这里的某些观察家看来）放弃了显得象是他在同苏联人密切合作来实现世界和平的任何事情。

但是现在福特已经摆脱了里根的挑战，他可能朝着在许多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人中间非常受欢迎的缓和的方向前进，因为如果他要击败他的对手，他现在就必须把这些无党派人士和民主党人争取过来。

除此以外，福特很可能将能够声称他在谈判中奉行了一种强硬坚定的方针——这项协议将是美国可以监督的协议。总统新制定的竞选运动战略（他的竞选运

动负责人贝克最近曾透露了这个战略）将使得有时间来举行这样一次“最高级”会议——尤其是举行一次很可能在美国以外，在莫斯科或欧洲的某个中间地点举行的“最高级”会议（这是福特这位顾问所建议的）。

贝克说，福特不会象卡特表示要做的那样，日复一日地进行竞选旅行。相反，总统将呆在靠近华盛顿的地方，只是在参加“一次事先安排好的重大活动”时才离开。当然，这样的事先安排好的重大活动可能是在国外举行的一次最高级会议。

美国国防部透露

苏一核潜艇同美一护卫舰在地中海相撞

【合众国际社华盛顿八月三十日电】五角大楼今天傍晚透露，一艘俄国核潜艇于二十八日下午在地中海同美国海军护卫舰“沃奇号”相撞，两艘舰只都有一些损坏。

一位五角大楼发言人说，这艘潜艇的损坏

程度和船员的伤亡情况不详，但是“沃奇号”由于它的推进器损坏而无法航行，因此被拖到克里特岛的苏扎湾。

五角大楼说，人们看到，这艘潜艇相撞后浮出水面，但是对于向它提供援助的表示没有作出答复。

美报文章 《尽管存在柏林墙，但是仍然取得了繁荣》

说莫斯科极端害怕德国统一，迫使东柏林顺从。东德人对屈从莫斯科表示愤恨，他们把俄国人视为半野蛮人

显然并不总是得到它的公民的喜爱。

俄国人决不会采取冒险行动，他们强加于东德政权的耻辱是最大的障碍，使他们无法培育人们对“社会主义德意志祖国”的爱国心。莫斯科老是念念不忘德国的威胁，极端害怕德国重新统一，迫使东柏林不断令人作呕地表示顺从。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发表的每一篇公开讲话、每一座空墙上必须没完没了地充斥明确表示东德人永恒地热爱和忠于苏联的口号。德苏友协的成员资格（一千二百万劳动人民中有三百五十万是它的成员）是使任何事业取得成功的条件。

一九七四年的宪法修正案宣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永远无可挽回地同苏联结盟”。在去年十月同苏联缔结的一项新条约中，东德必须保证在任何可能的冲突中，即使是在有效的华沙条约协议所涉及的欧洲战场以外的地方发生的冲突中，也要向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

这可能迫使它把军队派往俄中边界，或者俄国卷入的地球上的别的任何地方。向东德军队发了一本“热带药品手册”，这表明，东德是在多么认真地看待这个义务。

俄国对其东德卫星国所取得的惊人进展所具有的矛盾心理最为明显地表现于它如何对待东德军队这一点上。东德军队的扩建只是从一九六二年才开始的，当时柏林墙允许东柏林开始征募新兵。但是西德人现在认为东德军队比俄国的可比拟的部队还要好。另方面，这支军队所具有的普鲁士军队式的效能，甚至其外貌（深灰色的制服、长统皮靴、正步走、戴着俄国钢盔、活象希

【本刊讯】美国《曼彻斯特联合导报》八月七日刊登一篇报道，标题是《苏联在谷物上发横财》，全文如下：

俄国本身的官方消息清楚地表明，克里姆林宫不仅利用它同美国的大笔谷物交易来满足它对粮食的紧急需要，而且还以此获得大量利润。

在苏联一九七四年对外贸易报告中可以得到的最新数字表明，俄国人从谷物的采购和销售中获得纯利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这份报告说，一九七四年苏联以五亿三千三百三十七万六千卢布、即每吨七五点四卢布的价格进口了七百一十万吨谷物，以六亿二千二百七十五万五千卢布、即每吨八八点六卢布的价格出口了七百万吨谷物。这使苏联人获得纯利八千七百三十七万九千卢布，或者说将近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

在同一时期，俄国人还以每吨五五点二卢布的价格，从美国进口了二百一十五万九千吨玉米，以每吨七〇点一卢布的价格出口了七十八万二千一百吨玉米，因此它从向美国购买的玉米上获得又一笔巨大的利润。

一九七五年俄国粮食和饲料的采购和销售数额比一九七四年大得多，美国负责贸易工作的官员深信，克里姆林宫从销售谷物中获得的利润，在过去这一年里可以轻易地高达二亿美元以上。

在福特政府坚持下达成的设法稳定苏联在这里购买谷物的数量的协议将提供高达八百万吨的谷物。

在粮食和饲料极为缺乏的世界上，俄国人可以保证每年得到高达八百万吨谷物供他们自己使用或转让。

北约组织的一位官员说：“每年有保证得到八百万吨粮食和饲料就象在银行里替俄国人存了一笔钱一样。”

如果向俄国销售谷物的数量不加限制，那么西欧国家的大量谷物采购可能驱使美国国内的粮食价格上涨。

美报报道 《苏联在谷物上发横财》

【本刊讯】美国《新闻日报》八月二十三日报格温·戴尔的文章，题为《观点。尽管存在柏林墙，但是仍然取得了繁荣》，摘要如下：

（原文提要：虽然受到柏林墙的封锁，东德人还是建立了一个经济上强大的社会。但是值本月修建柏林墙十五周年之际，东德人为苏联施加的限制而生气。）

（格温·戴尔是专门研究国际事务的英国作家。）

好的围墙造成睦邻关系。甚至十五年前的上个星期开始修建的柏林墙也是如此。

柏林墙仍然是一种极端丑恶和有害的现象。由机关枪，地雷和凶狗支持的三十英里的钢筋混凝土围墙和七十英里的其它实体屏障，目的在于使德国永远分裂，并且使一千七百万东德人囚居在德国的俄国人控制部分。但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是，这座墙在起作用，甚至比它的建造者所想象的还要好。

柏林墙的结果是迫使东德人民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界内建设东德的未来。

上周，东德政府沉醉于自我庆祝，正如他们把柏林墙称之为“现代边界”的成就的欢乐之中。但是东德政府真的实现了它的目的了吗？东德人现在真正感到他们自己是一个单独的民族，正如他们的领导人衷心期望和一再声称的那样，同“西德复仇主义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吗？如果在东德的国土上没有俄国派驻的二十个师的兵刀，这个政权目前能够存在下去吗？

不管所有的官方宣传怎么讲，东德社会有一种在其它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遇到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平等。但是，德国统一社会党

特勒的德国军队）都显然使许多俄国人感到不安。因此，俄国人小心翼翼地东德的六个师分散在他们自己的二十个师中，甚至从来不让

东德的两个师一起进行训练。他们全都并入了同他们肩并肩的较高级的苏联的编队，并在战时决不可在国家的指挥部的指挥下采取活动。东德人甚至不得发展他们自己的军事装备的设计，而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却享有这种特权。

东柏林决不能让苏联在任何方面显得落后。例如，东德的广告可以自由地承认，进口的南斯拉夫菲亚特牌汽车是意大利产品的拷贝，但是他们必须不露笑容地假装说，俄国制造的菲亚特是苏联技术的胜利。这是东德人难于接受的，而且越来越难于接受了。

东德按人口计算的生产量和消费量为俄国人的两倍，他们完全清楚知道他们在几乎每一方面都取得了超越的成绩。东德的一位党员科学家在苏联学习一年之后说，“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但这种‘未来’却是我们的过去。”

长期来对德国重新统一的渴望可能在减退，东德政权使人民效忠一个社会主义德国的目标看来并不象过去那么不可能实现了。它面临着短期的严重经济危机，因为俄国供应的原料的价格大大上涨，它还面临着较长期的人口下降问题（东德的离婚率在世界上最高，出生率为世界最低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这些问题无疑是要积极关注的问题。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政权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几乎所有的东德人都对完全屈从俄国人表示愤恨。他们在私下把俄国人视为半野蛮人。有朝一日，这种愤恨可能使东德政权的一切成就，甚至连它的生存都要受到威胁。

萨尔基斯到大马士革同阿萨德会谈

外电说阿萨德保证给予支持，建议签订叙黎“安全条约”，并强调如要叙军撤走，萨尔基斯应对可能的后果承担责任

【美联社贝鲁特八月三十一日电】黎巴嫩当选总统今天对大马士革进行了为时一天的访问，以获得叙利亚对他的结束黎巴嫩内战努力的支持。

这位定于九月二十四日接任的当选总统还同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商讨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军事干涉的期限和性质的问题。

萨尔基斯在到达大马士革发表谈话时说，“在我接任之前，我同阿萨德总统讨论黎巴嫩目前的痛苦处境，这是很自然的。”

【法新社贝鲁特九月一日电】据此间可靠人士今天说，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向黎巴嫩当选总统萨尔基斯保证，一旦他三周后上任，叙利亚将给予充分的支持。

两人昨天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会谈，尽管官方对他们的会谈并未发表任何消息，但是这些人士说，阿萨德总统表示，叙利亚支持萨尔基斯旨在结束内战和重建国家的努力。

他们又说，会谈还表明，叙利亚不会干涉他物色总理的决定，因此也不会限制这位新国家元首的行动自由。

这些人士继续说，阿萨德总统虽然重复了叙利亚对琼卜拉特领导

下的黎巴嫩左翼的批评，但他对于萨尔基斯要在黎巴嫩左右翼之间进行斡旋的努力并没有提出反对的意见。

据报道，阿萨德总统对他说，如果他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叙利亚是会理解的。

但是据说，他强调指出，萨尔基斯必须对这样一种行动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指出，正是由于叙利亚在六月份进行了干预，才使内部（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基督教右翼的变化。

这些人士说，阿萨德总统坚持认为，就安全而言，黎巴嫩和叙利亚是互相依靠的。他还建议签署一项共同安全条约。这位黎巴嫩的领导人已要求给予时间考虑一下这个问题。

阿萨德总统在谈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时说，这个组织的领导在一九七〇年同约旦军队发生对抗，以后又参与了黎巴嫩的内战，这是犯了“大错误”。

据说，这位叙利亚总统宣称，如果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目前领导人由一些愿意使巴勒斯坦事业不介入意识形态冲突或者阿拉伯内部冲突的人来替代的话，叙利亚就准备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谈判。

在阿萨德—萨尔基斯会谈之外，还流传着大马士革想在向萨尔基斯总统移交权力之前在黎巴嫩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谣传。

叙黎未来关系应建立在「联邦」基础上

【路透社联合国八月三十日电】孟加拉国在今天这里发表的一项备忘录中说，印度引走恒河河水的做法已对孟加拉国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而越来越糟糕，这个问题若不得到解决，就会有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

给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的这项备忘录说明了孟加拉国上周要求将这一争端列入九月二十一日开幕的联大会议议程的理由。

备忘录说，印度今年六月筑成和使用贯穿恒河的法拉卡水坝以来，孟加拉国就遇到了“达到造成危机程度的问题”。

这项备忘录还说，“这一问题若不能迅速和令人满意地得到解决，就会有产生影响本地区和整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冲突的潜在危险。”

孟加拉国说，约四十万英亩的农田由于缺水而受到了影响，水稻的产量减产约二十三万六千吨；内河航运遭到了破坏，鱼类、森林和家畜等各种资源也大大枯竭；含盐成份增加了，严重地危及到发电和农业生产，可饮水缺乏的现象在很多县也是严重的。

备忘录说，“尽管讨论了二十五年，这个挡河坝已成了既成事实。它已经投入使用。虽然进行了种种会谈，作了种种研究，作出了种种明确的保证和明确表示的良好意图，河水仍在被截走，严重地损害了孟加拉国人民的幸福。”

备忘录说，这种情况“直接威胁到孟加拉国的经济主权”，影响了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对孟加拉国千百万人民的经济福利有着直接的影响。

孟加拉国请求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的这项问题的题目是：《违反所有国际法和国际规章和传统惯例以及违背就使用河水所作出的庄严保证，单方面引走国际河流恒河河水的问题》。

【萨马查尔社新德里八月三十一日电】印度外长恰范今天说，印度注意到，孟加拉国正在把恒河河水分配问题提交联合国。

恰范说，印度一贯愿意双边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他强调，印度以后仍愿意这样做，然而他感到遗憾的是，孟加拉国在最近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也对双边方式表现了消极态度。

孟加拉国要求把恒河水问题列入联大议程

【本刊讯】英国《每日电讯报》八月二十日以《俄国将“重新装备乌干达的军队和拯救阿明”》为题报道：

苏联昨天答应用最现代化的军事物资重新装备乌干达的空军和地面部队，人们认为这是旨在维持阿明总统的统治的一个重要姿态。

据乌干达电台的一则广播说，这一承诺是在阿明接见克里姆林宫驻坎帕拉代办时向阿明作出的。

苏联代办还对这位总统说，他的国家愿意重新装备乌干达的军队，以便使他们能够帮助解放南部非洲。

他向阿明总统保证，他的国家愿意以一切可能的方式继续援助乌干达。

然而，俄国人提出这一建议的炫耀的姿态使驻东非的外交观察家大为吃惊，人们认为此举意味着俄国在乌干达最近发生动乱以后所承担的支持阿明总统的新义务。

看来，克里姆林宫至少确信阿明肯定是要继续当权的——而且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乌干达领导人将继续能够骚扰肯尼亚这样一些持温和态度的邻国。

近来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活动的目的一直是同被认为是极不稳定的一些政权保持疏远。

这一点在埃塞俄比亚看得特别明显。由于俄国对埃塞俄比亚执政的军事行政委员会能否存在下去表示怀疑，因此拒绝了要俄国人更多地插手这个国家的要求。

由于军事行政委员会的马克思主义色彩很浓，因此这一点是引人注目的。

美联社评苏《真理报》文章 苏联在埃利冲突中公开站在利比亚一边

【美联社莫斯科八月三十日电】在卡扎菲政府同埃及之间刚刚发生的争论中，苏联站到了利比亚方面。

《真理报》今天登载了一篇权威性的文章，指责开罗发出的反利比亚声明，并敦促“进步力量”支持利比亚，反对破坏阿拉伯团结的企图。

《真理报》似乎还间接地批评叙利亚——苏联的另一个老朋友和苏联武器的受援国——干涉黎巴嫩冲突和力图在美国调停下同以色列谈判达成协议从而造成阿拉伯的不团结。但没有直接提叙利亚的名。

《真理报》上的这篇文章署名“评论员”，这通常意味着文章直接来自党的领导集团。

莫斯科在这两个北非国家间的争论中表明它偏袒哪一方，还是第一次。

长期声明反对共产主义的卡扎菲，去年五月欢迎柯西金总理去他的国家访问，而且两国关系从此小心翼翼地发展起来。

西方观察家们认为，苏联与利比亚这种看上去不大可能的亲近，原因在于，莫斯科在同它的传统友好国家埃及和叙利亚越来越多地发生争吵之后，想在中东保持一个实力据点的希望受到了挫折。

【安莎社莫斯科八月三十日电】苏联官方《真理报》今天打破了它对利比亚—埃及之间的危机所保持的沉默，它公开表示支持利比亚，呼吁别国“支援”这个北非国家。

《真理报》直接批评埃及，它指出，利埃

报界的反利比亚宣传”并扩散到全世界。

该报分析了埃及—利比亚关系发生危机的原因。它指出：“利比亚的对外政策，特别是跟解决中东问题有关的问题上的对外政策事实上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现行政策是相违背的。因这些国家谋求通过美国的调停单独同以色列达成协议。”

西方观察家指出，这显然指的是埃及。

卡扎菲说在埃及利比亚冲突中利比亚得到阿尔及利亚的支持

【法新社巴黎八月三十一日电】利比亚主席卡扎菲在由《世界报》今天发表的一次谈话中说，埃及总统萨达特在玩火，因为他把军队集结在利比亚边界。

利比亚主席还说，“萨达特的言行是一个疯子的言行。除了他在国内面临的危急形势外，什么也不能为他们的好战主义辩解。”

当被问到在同埃及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外国对利比亚的支持时，卡扎菲上校认为，“自然，我们得到了阿尔及利亚的支持。支持不一定采取军事形式”。

关于这个问题，利比亚主席还说，“我们在从大西洋到海湾的阿拉伯群众中享有巨大威望，我们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愿望。”

《俄国将重新装备乌干达的军队》

英报道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国际争水纠纷激化》，摘要如下：

看到报上刊出的西欧大旱的图片，那种水塘干涸、田地龟裂的惨景，确实令人瞩目惊心。水，真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这次英国面临五百年来的大旱，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整个西欧赤地千里，法国、西德、荷兰的农产品都告失收，损失之重，一时难以估计。

水，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东西，但是近年来随着世界干旱、洪水、污染等灾害频频发生、国际之间因水引起的纷争也多了起来。

在亚洲和非洲，每年因缺水干旱和粮食失收而饿死或吃下不卫生食物死亡的人多得无法统计。

水的不足和水质的污染逐渐成为世界上普遍注视的课题，明年三月，联合国将在阿根廷召开世界水的资源大会，解决世界的水的问题。

今年七月，联合国发表了一项“关于世界水的资源及其必要性”的报告书，其中曾警告说：“许多人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的天赐之物，正因为人们对水的资源的漠视，才使得人类今天受到从生活到生命的缺水威胁。”

据这份报告说，世界城市的五分之一，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都不能得到质量上或数量上的水的充足供

香港《大公报》报道 《国际争水纠纷激化》

说水的不足和水质的污染逐渐成为世界上普遍注视的课题

应。而且地区性的旱灾和洪水，常常偏季节的和偏地理的在地球某些地区发生。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扩大，对水的需要量急剧增长，而水质污染问题和由于采伐森林，造成了保持水源能力的低下，造成世界许多地方水的供应紧张局面。

国际间因水的问题多次引起争端。例如印度和孟加拉之间因恒河河水的分配问题，由今年初起发生对立。这个问题起因于印度以大压小，并且不顾他们的利益，造成了印、孟两国之间的不愉快。

去年五月，印度在恒河上游筑起了一道大水坝——法拉卡大坝，这道坝一建成，就拦堵了恒河的大量河水，使其流入印境的恒河支流伏库里河灌溉农田后，还有多余的水，又被印度用来冲洗土砂淤积严重的加尔各答港，以恢复港口的机能。

这一来，位于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就惨了。从今年起，恒河流到下游的水越来越少，只及过去流量的三分之一。孟加拉以农立国，国

内主要以大米和黄麻两大作物为生活和经济收入的来源。现在恒河水被印度截去后，缺水现象非常严重，大米和黄麻的种植大受影响。再加上孟加拉湾的海水，因恒河水位下降，逆流而上，造成重大的海潮盐碱。本国因盛产黄麻而连带发展的造纸工业，没有水也就无法开工生产。今年五月，孟加拉在靠近印度国境处举行五十万人的反印大示威，抗议印度截夺恒河水。孟加拉国本来是借印度的力量而立国的，现在为了水的问题，争执得异常激烈。

另一个争水的火药库在南美。一个是巴西，另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都是南美数一数二的大国。

争执的焦点是巴西在拉普拉塔河上游的巴拉纳河兴筑一道堤坝，预定一九八二年完工。大坝完成后，将用来贮水发电，巴西准备安装发电能力一千一百万的水轮发电机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电厂。

但是位于下游的阿根廷却十分担心巴西在上游将水大量使用后，所剩无几。如果下流河流水位低

下，湖泊就因水的流动不足而变成沼泽地带，蚊蝇孳生，疫病流行，环境卫生大为恶化，而且河水缺少后，有机化物质也减少，河流入海海口的鱼也会灭绝。

阿根廷据理要求巴西合理解决利用河水问题。阿根廷认为“巴西这种在跨越两国以上的国际河川上片面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阿根廷要求巴西必须与阿根廷事先协商。

第三例是发源于土耳其的幼发拉底河流，经叙利亚而至伊拉克。问题又是发生在拦河筑坝上。叙利亚去年三月，在苏联援助之下建成了塔布卡水坝，开始贮水，但是水坝一贮水，位于下游的伊拉克的河水就少了三成以上，两国争端遂起。

伊拉克政府指责叙利亚这一处水坝，使伊拉克南部干旱地区更加缺水，因而威胁及三百万人的生命，农作物每年损失六千万美元。伊拉克向国境派驻了军队。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此外，南非也在安哥拉的库列涅河兴筑了堤坝。去年南非出兵干涉安哥拉，借口就是“保护堤坝”。

以色列同约旦也因争夺约旦河水而对立。

联合国明年三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主持的世界水的资源会议，就是要讨论各国怎样合作，合理利用，解决水源，不要酿成争端。

日报报道《日本财界注意力已转向「大选以后」》

另说财界有人认为是三木改组党领导机构和内阁的决定是个小动作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日本财界对于开始动起来的政治日程大体上表示欢迎，注意力已转向「大选以后」》，全文如下：

自民党内的抗争告一段落，开始向召开临时国会的政治日程方向行动，对此，财界大体上给予评价。另外，对于党内斗争焦点的“三木下台”问题尚未明确落实这一点感到失望，但是现在的形势是以“由时间去解决”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财界虽然并未改变“讨厌三木”的态度，但是对于本月二十四日“热而长的一天”所进行的三木、福田、大平“三者会谈”推迟到二十五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一事，认为“三木不好，福田、大平也不行，中曾根也是……”，多数人出现了“对自民党实力人物全部不信任”的气氛。因此，对于这次党的五位首脑的善后建议，多数人的反应是“不论怎样进展，并不需要那么注意”。

财界首脑中有人透露说，“对于当前的纠纷并不关心。更为关心的是各种问题解决以后”，可以说，注意力已经移向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后。

财界中下述看法在增长，即谋求真正的“人心一新”，“如有可能，希望出现新的领导层”。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财界中虽然有的人认为，自民党领导机构提出了通过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和内阁，召开临时国会的方针，使处于混乱状态的政局出现一线光明，但是，处于支配的气氛是，对于由此能否结束党内抗争和实现举党体制感到担忧。

最近几个月，财界反对三木政权的空气越来越浓，对于这次善后方案也认为“关键的问题没有明确”，很多人持有戒心，认为这是三木政权延命的策略。有人担心地说，“遇到党内三分之二多数反对的总裁，不但搞不了大选，连渡过临时国会都有困难”。因此，财界中认为“这种善后可能只不过是搞个小动作。”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八月二十四日以《来访客人依然络绎不绝——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已一周的田中》为题报道：

前首相田中角荣从东京拘留所保释出来以后，到二十四日已有一个星期了。田中呆在东京目白台的豪华宅院里，精神充沛，自他获释以后几乎整天都在接

(上接第一版)

与此相关联，苏联方面似乎已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即使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据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访苏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及在亲苏派知名人士中间，就打开日苏关系的问题已作了相当具体的研究。苏联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同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一样，日苏之间也建立“亲善条约”式的条约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但是，日本方面仍未改变要首先签订日苏和平条约的态度，因此苏联的这种想法尚未奏效。

另一方面，七月上旬，苏联海军在日本列岛周围展开了大规模的舰队活动，不用说日本，连周围国家也非常关心。苏联之所以在美军从东南亚撤退、甚至也开始认真研究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问题的时候，却开始增强其远东的军备，这大概是因为日、美、中接近的说法所起的作用。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苏方对日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向保守政权内部的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从佐藤政权末期开始，苏联加强了同福田赳夫等自民党内右派之间的接触，后来，前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椎名悦三郎等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要人之间的接触也成了人们的话题。一月访日的葛罗米柯外长在日本逗留期间，也从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同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人举行了会谈，其强硬态度令人注目。据说，于五月赴任的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随着田中被捕，洛克希德事件局面的大大改变，若把椎名等亲韩国派与事件的关系引起人们注意一事联系

日报报道《来访客人依然络绎不绝——

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已一周的田中》

待依然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

据秘书说，田中这一个星期的日常工作是，上午七点起床，洗冷水澡以后浏览各报，然后和家人一同用餐。

上午九点去事务所，接见来客。来客仍然很多，到二十三日为止人有七十二组，二百〇四人。其中政治家有七十一人，其余都是当地和新派来的支援者。

田中向来客致意说，“承蒙多方照顾，感谢之至”，接着就开始谈他在拘留所的生活。他说：“在拘留所想做用手扶着背后的墙，挺胸向后弯腰的体操。有一次手没有够到墙，吓了一跳。”“二百日元一份的牢饭，很香。”“为了身体健康，我拼命吃了很多麦饭。”

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其意味是极为深长的。然而，即使不谈这一点，倘若认为苏联的关心主要是日、美、中的“接近”，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的韩国、台湾反对这种“接近”的动向表示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似乎还常常想把造成日苏对立原因的渔业问题，作为这种全球性战略的一种武器。六月底，正在伦敦逗留的水产厅长官内村，突然受到苏联方面的邀请，归国途中到达莫斯科，受到了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等人的欢迎。苏方好象就进入最后阶段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和捕鲸问题等探寻了日苏联合斗争的可能性。

然而，这次邀请的作法是破例的，而且欢迎情况也是奇特的。在渔业问题上常常苦于苏方强硬态度的日方却反而没有理解苏联的真意，最终似乎仍不得要领。

好象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正在调整对日本在野党的政策，最终，尽管处于冷淡的关系，但是将恢复到过去那种以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为主轴的方针。

总之，由于苏联外交本来就缺乏机械性和原则性，所以，如果改变方针，那将对日本外交造成沉重的压力。

以洛克希德事件为契机，保守政权进行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正在受到考验。对这样一个保守政权来说，对苏联的压力似乎无法真正地进行对付，相反，由于三木政权的基础软弱，所以，也很难巧妙地摆脱这种压力。

日苏关系的改变，今后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将具有极大的意义。

【本刊讯】香港《大公报》八月三十日刊登一篇报道，题为《国际争水纠纷激化》，摘要如下：

看到报上刊出的西欧大旱的图片，那种水塘干涸、田地龟裂的惨景，确实令人瞩目惊心。水，真是十分宝贵的东西！

这次英国面临五百年来的大旱，经济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几乎整个西欧赤地千里，法国、西德、荷兰的农产品都告失收，损失之重，一时难以估计。

水，本来是到处都有的东西，但是近年来随着世界干旱、洪水、污染等灾害频频发生、国际之间因水引起的纷争也多了起来。

在亚洲和非洲，每年因缺水干旱和粮食失收而饿死或吃下不卫生食物死亡的人多得无法统计。

水的不足和水质的污染逐渐成为世界上普遍注视的课题，明年三月，联合国将在阿根廷召开世界水的资源大会，解决世界的水的问题。

今年七月，联合国发表了一项“关于世界水的资源及其必要性”的报告书，其中曾警告说：“许多人认为水是取之不尽的天赐之物，正因为人们对水的资源的漠视，才使得人类今天受到从生活到生命的缺水威胁。”

据这份报告说，世界城市的五分之一，农村人口的三分之二，都不能得到质量上或数量上的水的充足供

香港《大公报》报道 《国际争水纠纷激化》

说水的不足和水质的污染逐渐成为世界上普遍注视的课题

应。而且地区性的旱灾和洪水，常常偏季节的和偏地理的在地球某些地区发生。另一方面，由于工业和农业生产的扩大，对水的需要量急剧增长，而水质污染问题和由于采伐森林，造成了保持水源能力的低下，造成世界许多地方水的供应紧张局面。

国际间因水的问题多次引起争端。例如印度和孟加拉之间因恒河河水的分配问题，由今年初起发生对立。这个问题起因于印度以大压小，并且不顾他们的利益，造成了印、孟两国之间的不愉快。

去年五月，印度在恒河上游筑起了一道大水坝——法拉卡大坝，这道坝一建成，就拦堵了恒河的大量河水，使其流入印境的恒河支流伏库里河灌溉农田后，还有多余的水，又被印度用来冲洗土砂淤积严重的加尔各答港，以恢复港口的机能。

这一来，位于恒河下游的孟加拉国就惨了。从今年起，恒河流到下游的水越来越少，只及过去流量的三分之一。孟加拉以农立国，国

内主要以大米和黄麻两大作物为生活和经济收入的来源。现在恒河水被印度截去后，缺水现象非常严重，大米和黄麻的种植大受影响。再加上孟加拉湾的海水，因恒河水位下降，逆流而上，造成重大的海潮盐碱。本国因盛产黄麻而连带发展的造纸工业，没有水也就无法开工生产。今年五月，孟加拉在靠近印度国境处举行五十万人的反印大示威，抗议印度截夺恒河水。孟加拉国本来是借印度的力量而立国的，现在为了水的问题，争执得异常激烈。

另一个争水的火药库在南美。一个是巴西，另一个是阿根廷。这两个都是南美数一数二的大国。

争执的焦点是巴西在拉普拉塔河上游的巴拉纳河兴筑一道堤坝，预定一九八二年完工。大坝完成后，将用来贮水发电，巴西准备安装发电能力一千一百万的水轮发电机组，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发电厂。

但是位于下游的阿根廷却十分担心巴西在上游将水大量使用后，所剩无几。如果下流河流水位低

下，湖泊就因水的流动不足而变成沼泽地带，蚊蝇孳生，疫病流行，环境卫生大为恶化，而且河水缺少后，有机化物质也减少，河流入海海口的鱼也会灭绝。

阿根廷据理要求巴西合理解决利用河水问题。阿根廷认为“巴西这种在跨越两国以上的国际河川上片面的做法，是违反国际法的”，阿根廷要求巴西必须与阿根廷事先协商。

第三例是发源于土耳其的幼发拉底河流，经叙利亚而至伊拉克。问题又是发生在拦河筑坝上。叙利亚去年三月，在苏联援助之下建成了塔布卡水坝，开始贮水，但是水坝一贮水，位于下游的伊拉克的河水就少了三成以上，两国争端遂起。

伊拉克政府指责叙利亚这一处水坝，使伊拉克南部干旱地区更加缺水，因而威胁及三百万人的生命，农作物每年损失六千万美元。伊拉克向国境派驻了军队。两国关系一度十分紧张。

此外，南非也在安哥拉的库列涅河兴筑了堤坝。去年南非出兵干涉安哥拉，借口就是“保护堤坝”。

以色列同约旦也因争夺约旦河水而对立。

联合国明年三月十四日到二十五日主持的世界水的资源会议，就是要讨论各国怎样合作，合理利用，解决水源，不要酿成争端。

日报报道《日本财界注意力已转向「大选以后」》

另说财界有人认为是三木改组党领导机构和内阁的决定是个小动作

【本刊讯】日本《读卖新闻》八月三十一日刊登一条消息，题为《日本财界对于开始动起来的政治日程大体上表示欢迎，注意力已转向「大选以后」》，全文如下：

自民党内的抗争告一段落，开始向召开临时国会的政治日程方向行动，对此，财界大体上给予评价。另外，对于党内斗争焦点的“三木下台”问题尚未明确落实这一点感到失望，但是现在的形势是以“由时间去解决”的态度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财界虽然并未改变“讨厌三木”的态度，但是对于本月二十四日“热而长的一天”所进行的三木、福田、大平“三者会谈”推迟到二十五日，没有得出任何结论一事，认为“三木不好，福田、大平也不行，中曾根也是……”，多数人出现了“对自民党实力人物全部不信任”的气氛。因此，对于这次党的五位首脑的善后建议，多数人的反应是“不论怎样进展，并不需要那么注意”。

财界首脑中有人透露说，“对于当前的纠纷并不关心。更为关心的是各种问题解决以后”，可以说，注意力已经移向即将到来的大选以后。

财界中下述看法在增长，即谋求真正的“人心一新”，“如有可能，希望出现新的领导层”。

【本刊讯】日本《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财界中虽然有的人认为，自民党领导机构提出了通过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和内阁，召开临时国会的方针，使处于混乱状态的政局出现一线光明，但是，处于支配的气氛是，对于由此能否结束党内抗争和实现举党体制感到担忧。

最近几个月，财界反对三木政权的空气越来越浓，对于这次善后方案也认为“关键的问题没有明确”，很多人持有戒心，认为这是三木政权延命的策略。有人担心地说，“遇到党内三分之二多数反对的总裁，不但搞不了大选，连渡过临时国会都有困难”。因此，财界中认为“这种善后可能只不过是搞个小动作。”

【本刊讯】日本《产经新闻》八月二十四日以《来访客人依然络绎不绝——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已一周的田中》为题报道：

前首相田中角荣从东京拘留所保释出来以后，到二十四日已有一个星期了。田中呆在东京目白台的豪华宅院里，精神充沛，自他获释以后几乎整天都在接

(上接第一版)

与此相关联，苏联方面似乎已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即使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也可以作某种程度的让步。据说在一九七五年八月访苏的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以及在亲苏派知名人士中间，就打开日苏关系的问题已作了相当具体的研究。苏联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同其它亚洲国家的情况一样，日苏之间也建立“亲善条约”式的条约关系，进而与亚安体系联系起来。但是，日本方面仍未改变要首先签订日苏和平条约的态度，因此苏联的这种想法尚未奏效。

另一方面，七月上旬，苏联海军在日本列岛周围展开了大规模的舰队活动，不用说日本，连周围国家也非常关心。苏联之所以在美军从东南亚撤退、甚至也开始认真研究从韩国撤出地面部队问题的时候，却开始增强其远东的军备，这大概是因为日、美、中接近的说法所起的作用。

第二，值得注意的是，据说在这样的前提下，苏方对日工作的重心已开始转向保守政权内部的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从佐藤政权末期开始，苏联加强了同福田赳夫等自民党内右派之间的接触，后来，前驻日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同椎名悦三郎等亲韩国派和亲台湾派要人之间的接触也成了人们的话题。一月访日的葛罗米柯外长在日本逗留期间，也从紧张的日程中抽出时间来同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等人举行了会谈，其强硬态度令人注目。据说，于五月赴任的新驻日大使波利扬斯基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随着田中被捕，洛克希德事件局面的大大改变，若把椎名等亲韩国派与事件的关系引起人们注意一事联系

日报报道《来访客人依然络绎不绝——

从拘留所保释出来已一周的田中》

待依然络绎不绝的来访客人。

据秘书说，田中这一个星期的日常工作是，上午七点起床，洗冷水澡以后浏览各报，然后和家人一同用餐。

上午九点去事务所，接见来客。来客仍然很多，到二十三日为止人有七十二组，二百〇四人。其中政治家有七十一人，其余都是当地和新派来的支援者。

田中向来客致意说，“承蒙多方照顾，感谢之至”，接着就开始谈他在拘留所的生活。他说：“在拘留所想做用手扶着背后的墙，挺胸向后弯腰的体操。有一次手没有够到墙，吓了一跳。”“二百日元一份的牢饭，很香。”“为了身体健康，我拼命吃了很多麦饭。”

起来加以考虑，那么，其意味是极为深长的。然而，即使不谈这一点，倘若认为苏联的关心主要是日、美、中的“接近”，那么，苏联对这一地区的韩国、台湾反对这种“接近”的动向表示关心也就不足为怪了。

苏联似乎还常常想把造成日苏对立原因的渔业问题，作为这种全球性战略的一种武器。六月底，正在伦敦逗留的水产厅长官内村，突然受到苏联方面的邀请，归国途中到达莫斯科，受到了渔业部长伊什科夫等人的欢迎。苏方好象就进入最后阶段的国际海洋法会议和捕鲸问题等探寻了日苏联合斗争的可能性。

然而，这次邀请的作法是破例的，而且欢迎情况也是奇特的。在渔业问题上常常苦于苏方强硬态度的日方却反而没有理解苏联的真意，最终似乎仍不得要领。

好象也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苏联正在调整对日本在野党的政策，最终，尽管处于冷淡的关系，但是将恢复到过去那种以同日本共产党的关系为主轴的方针。

总之，由于苏联外交本来就缺乏敏感性和原则性，所以，如果改变方针，那将对日本外交造成沉重的压力。

以洛克希德事件为契机，保守政权进行统治的正统性和有效性正在受到考验。对这样一个保守政权来说，对苏联的压力似乎无法真正地进行对付，相反，由于三木政权的基础软弱，所以，也很难巧妙地摆脱这种压力。

日苏关系的改变，今后无论在国内政治方面，还是在国际政治方面，将具有极大的意义。